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一

元 徐碩 撰

南四鄉記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趺盤之疾卧家待盡孟秋
月杪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
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為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嘆
曰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

細微徑以徹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舅汪文昌之子立中為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為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寮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為葉公立生祠於縣庠因請為記以叙其事始及積弊之實大約邑中歲造煮醢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醢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斂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

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
公私交病吏逃民困曾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倍稅
日甚一日叅政錢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於孝宗
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海
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沙四鄉蕩為巨壑漫及蘇湖
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不憚重費大興脩築海
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
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

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為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
斛三緡合為九萬千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
月解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
皆不可催足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為始兩鄉之
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數抑之苦一旦洗去感被寬
息闔境為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
端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
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

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稅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
絹銑艾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
傷如今歲既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
益急別置牌引名色至不可縷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
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
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從條限給鈔
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欠邑亦易
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

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
邑為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俯蒙察其
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將
來可謂曲當矣官寮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卓喜
斯邑之少寬戒飭上下奉行惟謹葉公名時字秀發鳴
呼推此心而廣之皆能如此斯民其有謬乎龍圖閣直
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樓鑰記

勝果寺妙悟大師碑銘

呂益梁撰

師諱希最俗姓施世為湖州人其母感異夢而生乳中
遇相者曰是子骨法異常勿染於俗因捨之出家依郡
之廣化寺僧寶新為師四歲遇天禧霈恩祝髮受具足
戒十五歲學天台教於錢塘名師慧才盡傳其學恣明
奧義慧才善之曰天台教門又得人宗風益不墜矣擢
居上首緇流競名者愛而畏之號曰義虎治平中遂挈
經笥來講秀州青龍鎮隆平之塔院師平日不特講說
而已其舉動語嘿不必與其法相應而後已名實既符

道俗咸嚮講塔院者累年一日不得意於鎮宰即拂衣去之雲川師既去學徒什伍散矣昔之妙香寶華之所一變而為積塵茂草之場信士過之莫不徜徉重惜師之去也鎮宰替師復來則不復主持矣遂買居於勝果寺講說如初寺僧子雲之室夙有崇師乃呪塊土擲於怪室中須臾得片紙書曰今被法難捨法力沒余當復來於是寧息者累日其後擊物颺火變怪大作子雲惶怖復請師禳之師至怪所詢之曰汝果何物耶得非未

離幽壤之苦將丐慧力以求生者耶何為擾人不已耶
汝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七分乎為之講說輪迴因緣仍
令衆僧聲呪以破其罪障俄而空中轟然有聲視之得
朱書數十字自稱有漢烈士沈光大畧止悔過謝罪自
蒙懺解中夜已生他化矣師謂他化天也嗚呼怪哉余
嘗讀高僧傳至於法蘭精勤經典山中神祇皆來受法
人謂得破精靈余竊疑其誕及覩此則知佛慧神通足
以斥陰妖之靈響拔重泉之沈魂明暗兩途各獲安利

矣夫怪者聖人所不語將為後世好誕者戒也然孔子
嘗謂敬鬼神而遠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是豈以鬼神為
無哉今沈光變見顯顯若此則凡包禍心以欺諸幽者
得不聞是而懼乎此余所以雖怪而必書也師臨終尚
說法作偈頌優游坐亡時元祐庚午季秋六日以其年
孟冬十八日閤維得舍利數十瑩采陸離臘七十三壽
七十六其徒寶覺惠圓惠軫用浮屠法散骨於水因求
文以貽不朽銘曰

禪律雖殊歸則同揆冰泮雪消俱成一水師之持律古
佛是擬聞思惟脩小不踰咫講明妙教名流伏膺解破
幽障沉魂獲升利物既足坐躋上乘慧績若此宜以銘
稱

世非無怪也聖人不以語諸人然易曰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是聖人固已言之矣勝果寺擊石
颺火之妖豈非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乎宋之
天禧距漢已千百載所為烈士沈光者精魄猶

未化其可信耶其不可信耶抑他有憑附而然
耶最公法師以大乘力濟幽塗若使魂氣有所
之而妖怪不復作是亦不可謂難矣其徒刻之
石以大其說以永其傳無證脩公出以示余且
言佛道慈悲其有徵驗者如此故為之書時至
元癸未清明後二日承務郎慶元縣尹單慶謹
識

寒穴泉銘

并叙

守臣毛滂撰

歐陽文忠公為大明水記云山水上江水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然余客東都時日從定力流取井水煎茶此井不知有山泉而味乃與惠山等至衡其輕重則定力之水輕是此井寧肯出山泉下哉至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惠山泉蓋居其二文忠公以為不然雖余亦不以為然也蓋水之在天下者人安能盡知之顧可使不知之水又盡居七等二十水之下乎水之良不過甘

也一甘而別為二十差為七等又遂以為天下無水而高之是當欺我秀州華亭縣有寒穴泉邑人知之者鮮縣令姚君汲以遺余余始知之問此邦人則多不知也取嘗甚甘取惠山泉並嘗至三四反覆嘗畧不覺有異是就余所知則惠山寒穴相望裁二百餘里間蓋有兩第二泉矣嗟乎論水者談何容易景祐中相國舒王有和華亭縣令唐詢彥猷寒穴泉詩云神震冽水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

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此泉雖所寄荒寒宜因
相國詩聞於時然亦復未聞也余憾前人之論水者既
不及知之余欲以告今之善論水者為作銘云

泉之顯晦

豈亦有數

生此寒穴

與世不遇

美不見錄

為汲者惜

泉獨知冽

不計不食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

以達吾心畫以達吾志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
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為不然謝安石
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
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見魏德之不長也
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

世雖王公貴人其以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磅礴雖余亦
得攫攘於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蘇
軾書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二

元 徐碩 撰

碑碣

嘉興縣

嘉興縣學記

縣有學古黨庠遺意也記禮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夫五百家為黨黨下於遂或者猶後世所謂

縣乎秦始分郡縣至漢縣邑有校經師唐上中下縣有
博士皆是官也我朝縣學始於慶厯弟子員更定於熙
寧主其事簿若丞官未專置理宗皇帝三十九歲始詔
天下悉差主學於是薄海內外皆夫子宫牆矣橋李甲
右扶風附庸邑曰嘉興學久廢其址更為郡社壝士藏
修無所校官至虛設令尹資中張君汴喟然嘆曰設庠
序以化於邑尚矣今朝以主學命官名具而實泯令獨
不愧子衿詩乎迺亟請於邦君本心文公公曰興學吾

志也曷敢不如請令迺相度西城廢館白於郡而址焉
邦君許之則出帑佐費鳩僝功大君高墅潛公聞之喜
撥緡為助經始於咸淳五年八月明年正月告成禮殿
業駸公堂翼翼齋序環向門廡庖舍靡不整備其前則
河流縈帶據浪泄上京之源觀光利賓跬步津要多士
之藻思蓋與桃柳俱新也先是學有田寄諸津宮未復
令曰均之養士奪彼予此非吾志也迺捐邑圭租畝百
漕郡又撥鹿苑廢寺中次田地凡若干畝為繼粟地邑

民士復爭以田租求助郡侯嘉之恚與蠲賦稅免繇使
菁菁莪沚仁養沛然是可以教思無窮矣嗚呼邑以嘉
興名而學之廢獨久廢興之數天乎哉令守屬也而分
師帥之責索籥天理機籟人心蓋有興起之先務焉然
而鮮道義之味者不能興困囂倥之塵者不暇興能矣
暇矣而為之長者請焉而不聽聽焉而弗力孰主張是
孰隆施是又烏可興今令君以詩禮名家邦伯以道德
文章為時望化民成俗之志節合而桴應幾年廢閣之

大事一旦粲然復興之天耶人耶抑學興矣魚魚雅雅
來遊其間豈徒異筆以為邀利達計興仁遜以範其趨
興禮樂以陶其養使嘉魚之賢由此烝罩於亨嘉之世
則於師帥作興之初意庶乎其無負矣邑人屬記歲月
以寓祠石室像益州之心於是乎書宣教郎宗學博士
兼福王府教授梅應發記

真如教院法堂記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

草堂僧也真如故有講堂卑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諭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名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他人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寺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為人講解者吾且南嚮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

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於後相與協同力志堂圯則扶之師闕則補之以至於金石可弊山淵可沈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不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衣敝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埜處出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

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清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仲子焦先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妄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封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為愈也一飯之值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高堂巨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

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堂之為益也豈其細哉皇祐四年館門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司馬光記

真如教院華嚴閣記

嘉興之南門外數里所有精舍曰真如湖光塔影映帶搖蕩絕無俗塵合是佛境繫船其下登臨靜深傑閣在巔俯瞰荒忽至其棟宇精密化樂天宮之幻成步履安平堅牢地神之擎戴金碧晃曜位置森然晨香夕燈霧

橫星燦信一方之殊勝也閣距地凡幾布丈六金身繪
象併其旁之西方聖人者二如懸度然每歲之春有般
若之會少長咸集以數千計衆宣佛號隱雷盤旋皆諸
閣之所覆也匪假神運可想人力戒月之志勤矣予勸
農真如所謂戒月者其主僧也兩目巉巖宜有強幹故
人黃君安止交遊餘二十年昨得之於武昌去載再見
於都城今來此則戒月囑其求余記黃固佳士月亦非
庸俗縉徒矣真如為賢首十方教院唐至德時號至德

院本朝大中祥符改賜今名偕之言云然寺有題名石刻建中靖國之初郡守領客自資聖禪院過真如烹茶賢首教院則其間固鼎峙也真如繼是當以閣夸傳道嘉興而問僧坊之盛願梯雲者誰勇往寺自紹興間有僧用智者草草重葢於兵火之餘號智華嚴令戒月自淳熙二年為主席遂有意建華嚴閣心不退轉迄臻於成凡五間濶六丈二尺高六丈五尺深四丈九尺他如廬舍那殿十六觀堂及僧之居處一新之至其具體有

不可闕者總為屋四十八間戒月謂未嘗持䟽登人門
特以講說所得觀施不為已有搏塗塞海始若茫然聚
毛成裘久乃見效為費約十萬四千餘緡寺無常產戒
月又辦田歲可收米三百斛今之仰食其香積者已百
五十餘人月不為誑衆眼具知予不溢美隨喜涉筆嘉
定壬申八月旦日朝散郎權知嘉興軍府兼營田勸農
公事商逸卿記

真如寶塔記

中土自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固知有經也菩提達
摩以法來華人固知有法也阿育王以佛滅度後一日
之中造浮圖八萬四千此西方殊勝事華人未之知也
逮吳赤烏二年康僧會擁錫至建業大帝使求佛舍利
既得之即為造塔自是浮圖始建於中土而吳中特盛
焉隋唐以來名山勝地表剎相望赤珠夜明亮光晝現
四種八種三意六意瓶沙發願窳堵正名衆生不見心
不見身者如暗而迷仰觀斗極無感不應無應不神所

謂塔廟莊嚴徧於四維上下矣。檇李為郡實今輔藩臯
陸四周平夷洞達宜有標植用鎮陬隅。維堞離方真如
般若薌雲覆地華雨彌空。嘉祐壬寅歲有法師自南者
嘗建仁王護國般若寶塔善導衆生脩崇梵福宣和庚
子適值兆亂焚蕩無餘僅存地宮治銀塔像佛牙舍利
光彩如新。歷年既多因循廢墜。今比丘上首智炬夜夢
觀音大士有所告語。於是猛勇精進捐財施力復有長
者檀波羅衆捨已愛樂無量數計共成佛事鳩工於淳

熙十年仲冬二十九日落成於慶元三年孟冬之六日
雲壁八面絢爛凌空露盤七層巍峩出地東際滄海眇
爽光明西瞻都畿佳氣蔥鬱南極於越濤江轟礮北顧
吳會太湖汗漫介日月之間出雲雨之上十通大用三
界無邊統萬有於微范視億載於晷刻猗歟偉哉誠迦
維之妙利羣生之指南也作是語已有一居士長跪問
言昔聞如來談法華於鷲峰時有七寶塔湧出現前其
中發大音聲又休胥國道合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層

有僧執爐蓋旋繞而行以此較彼孰真孰幻夫萬法生滅孰非妄幻身既妄物物非真作如是觀名無為法不取於法無得而脩法固無為相有真實現前三昧如丘山高福不隱滅亦復如是如來方便提引衆生勤力脩行成就幻力空即是色道不虛行出世楷梯故應頂禮是歲陽月朔五日奉議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永嘉鮑義叔記

東塔廣福教院記

嘉禾郡之東偏距闕五里而遙有廣福賢首教院幽閒
僻左居無囂塵僕記少時偕伯仲氏肄業於斯比竹茨
草之室不支風雨魚鼓罷響齋厨弗充並院西南相界
之內僅有廢塔二級餘悉神林鬼冢蛇虺所孕育汙萊
不治多歷年所僕既長立宦學飄零二十年家居官居
足跡未始一踵舊遊也側聆里閭士女相謂是院旬歲
典剝得人輪奐日新龍象雲集強僕往臨視之至則清
照法師清雅肅客而入外敞三門金篆高揭天魔鎮守

萬法之要關也門內即塔院露盤匝地風鈴韻天羣迷之標指也塔院直北建大悲寶閣浮空百尺俯瞰日星清淨之目母陀之臂具足妙相普現聲聞正覺之道場也寶殿八楹枕閣前軒鑿池引流笑渠自然可以建齋行道燒香散花精於佛寺之宇也閣後飛橋跨空過華嚴堂高廣宏曠金碧璀璨猊座巍峩寬廣周繞敷演聖言之所也堂後輦土為臺以建上方燕安身心瓶錫是寄東闢一軒軒外鉅竹千挺扶疎晝陰人天尊仰之所

也廊廡臂伸齋房指列窗牖虛明巾單整潔諸教比丘
體用雙脩之地也西則有大天龍背負踴起輪藏在焉
東則有香積妙供苾芻芬芳庫司在焉以至綱統之寮
伊蒲之舍澡滌之室溷漙之軒莫不崇深壯麗甲乙於
諸山其他小物細故動欲垂永久遠未嘗苟且僕既周
遊觀覽乃慨嘆而謂雅曰昔黃太史有毀中民百家之
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之語況受供
於日中託宿於林下續禪床於斷薪繞飢腹以三篋皆

師宗門之故事也向者敗屋數區不猶愈乎雅炷香合
爪言曰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無所分別一彈
指頃三昧現前詎與夫人間世經紀究度規畫措辦然
後成就者之比哉是刹故基堦塼卑陋狸鼠庭除蝸蚓
几席誠不可與一朝夕雜處也況欲闡揚宗風安集徒
侶其可耶茲地爽塏高明故命工撤修之凡棟楹梁桷
葢瓦級塼之具皆長者自為布金舍已愛樂無所靳惜
領徒以來檀信施人悉助其費不銖黍留故能奮其億

於創殘摧敗之餘而無厲民騷衆之舉適歲旱澇此方
貧弱不自存者厚以役直使食其力俱知心競不至告
勞亦我大雄氏慈憫方便之一也居士以斯言為信其
為證明之僕曰有是哉汝佛如來嘗示不誑語之戒僕
儻未信而言於心有負故撫實以為之記師崑山人也
純直簡古於華嚴宗旨川流電激學者坐夏無慮千指
是豈特能繕弊支傾而已云慶元庚申二月己未日承
議郎新僉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永嘉鮑義

叔記

東塔置田度僧記

吾鄉州近城有教院曰賢首住持僧曰清雅院久傾欹
風披雨沐僅支數椽雅不堪陋捐施金一新之寶殿雕
楹繡楣鏤案次舍甲乙步櫺周流叢林規撫色色差備
艱勤經始至矣又念歲入無銖粒寸產僧供不贍苦行
相與精進佛事不祝髮受戒以繁其徒祖印不傳無以
善後於是置常住田置度僧局吾鄉之人往來習聞其

槩不知孰何一旦書來乞記反覆顛末信其言尤詳曰
清雅入院更十有八夏極力苦心辦緣為鐘魚主省帖
舊以嫡枝差次住持不容異派旁睨雖吾祖師浮雲太
空受十方施無所執著吾去就非所計第院故貧陋僅
僅苟全非如名山大禪林施厚力豐可易置如傳舍院
事一失主盟焚脩不虞苴漏不補私所有以自膏潤輕
去迭來則日就淪落故往年尚書郎王使君慨念之復
理前語丁寧申曉刻之堅珉以為表經先是有持僧牒

一道不著姓氏欲以佐工役費清雅不敢私轉以累吾徒則施狹院固貧自若因出意合道人各持緡錢予焚香探籌以取之以其為求田根蘖或相繼出力助施得租糧以斛計者幾四百就以先所有鮑氏諸家田米歲二百餘斛歸度僧局籍淨人氏名鱗以高下持帖為據知事僧掌之給先出局者披度禮本院為師有贏金勿擅支與以濟私用不幸有殞歿則以次繼承取米十斛為送終費院間有儉鹵或公私百費弗得造為名色耗

用沒隱不償設有是許持據與所刊碑鳴之有司以請
凡度僧局之贏金儲以增田足十年則盡歸公以給僧
供惟所用此清雅所為規式示山門俾遵守者如此幸
為清雅書之機憮然曰自金僂氏入中土老氏與吾儒
之教鼎峙吾儒常貶釋氏謂其憑虛恍洋無所考詰引
繩批根麾使不得近吾於中常持衡焉世變日久澆詭
日滋吾聖人語不及怪不以幻異示人而後釋氏禍福
之說行蓋為權以濟經之所不及指異而歸同要使人

遷善遠罪而已見不必偏況人居天地間孰不喜生惡死釋氏獨以寂滅為樂覺觀湛然不種愛根不淪慾海其事為甚難世人重財纖嗇倍力為巧市賈則爭分銖飢丐在側靳一錢不與而精舍山立碁置備極莊嚴朱碧煥爛率借資於人以廣費傾郡邑有餘貲者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輪運輻集色無留難其致此必有道彼釋氏納輕皆其徒致之無一切世間苦樂愛慾締歡喜緣宜無毫髮固恡心而或者蝎旋繭裏用財自衛一

鉢一衣之儲植豐矜隆甚至割衆施利以肥己是謂無
達識者清雅刻以大慧自奮孤立一意視所居院如世
之欲持其家者務使經久悠遠囊橐無遺餘不顧也豈
為釋者難之世蓋亦鮮矣機與雅相習知自官中都譽
言日聞每傾駭浮慕恨不即聳瞻磬折龕僧燈一道故
舊為笑樂因其有請於是乎書歲次甲子仲夏初吉中
奉大夫行秘書省著作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兼權駕
部郎官婁機記

本覺禪院記

本覺創自李唐逮今數百載中更兵火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刹以古故尊我朝熙寧間命蜀僧文長老來此主禪席蘇文忠公三過門而三賦詩地以人故勝寺距城西南不一舍平疇迴野一水環抱層樓傑閣渺立於蒼烟白葦之中間然有山林氣象亦樵李之奇觀也惟廩入素薄歲上熟猶不足以給衆率應緣助之嘉熙庚子旱魃為虐有司勸糴幾徧國中寺僧竭力以應自是

饘粥弗給緇徒星散異時主首數更坐席曾不待暖叢
林規矩蕩不復存過者惜之淳祐辛亥太監趙公與嘗
來守是邦禮請三塔宗遠遷住茲山始至相其所旁穿
上漏四壁蕭然如逃人家遠老願力宏深推所以理三
塔者理斯寺爰以明年春稍募衆力排蓬藿輦糞壤塞
垣墻之闕嘗為人所徑者以杜往來治煬竈鑄巨鑊歛
薪米闢一堂以聚其徒然後聚工鳩材葺重門步廊法
堂方丈為屋八十楹蓋覆而塗墍之又明年鼎新長生

庫廬捐衣鉢所有以營子本之入始甃荷池復蓮界舊
觀舟楫之敝且漏者補之墁之器具之垢且闕者飾之
完之凡齋鼓鐘魚禪床單席靡不畢備又明年展闢齋
堂增高加大上架重屋旁建房寮為西廡使與東序稱
扁其堂曰大圓覺海寮曰妙心於以舍羣僧之焚誦與
行童之侍使者虛明軒豁若幻成也嗚呼難矣哉余嘗
慨近世大禪刹號稱領袖往往視如傳舍占一席於偏
廡以苟朝夕顧視囊中貲聚足以易善地望豐報而心

猿意馬已坐馳於南北東西數千里之外以故鐘鼓不
鳴庭無葢障不蔽風雨金僊梵帝樓觀丹青之飾塵煙
晦蒙脫粟藜苒之供無以繼在在皆然也遠老攻苦食
淡銖積寸累不以一毫私其身勤勞三載起廢而一新
之凡昔所有者皆具所無者始有之可謂能矣今中產
之家謀及一廬斬木陶瓦必數歲經營乃就遠老以虛
拳自奮舉意造事計日而成是必有相之者加以歲月
則金碧輝煥照耀大千又豈止為一方之信向云余故

勉其進而為之記寶祐己卯中和節朝奉郎前差通判
昭信軍兼管內勸農事徐聞詩記

本覺禪院三過堂記

或謂東坡因鄉里道故舊若逃虛喜蹉然為文闕遊本

覺是豈知公者耶公以熙寧五年攝開封府推官乞外
適守杭州之明年有事於潤道過攜李尋訪焉而峨舂
翠掃形於聲詩抑見文固有以致公者後六年自徐移
湖再過焉文病且老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累章請郡除

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又過焉文死矣所謂三過門間老
病死於以見於注意於文甚深慶元初蜀僧本覺來住
山得公第三詩於禮部尚書楊公汝明家遂集帖字同
前二詩登諸貞石尚書西歸題字於賢良鄧公諫從之
左至今樵豎牧兒能指點詫行路人而言曰東坡三過
此賦詩而去公負剛明勁正之氣與奸邪並進與拔不
可干若干崖高秋松桂精神草木凜栗助寡忌衆直行
徑前危機屢施命亦幾殆烟江瘴海至輒忘反蛇鄉常

落縱浪吟嘯不知死生患難為何物然則頡頏翔鳴物
莫我撓不足為之榮羈窮窘局動與旣觸不足為之辱
汎乎水盈科浩乎雲無心至今望之邈在天上住山元
澄作堂曰三過補山中闕文而以致其思是記刺舟之
迹而語人曰劍在此予又為之記與尋劍何異哉澄行
吾法中猶子也號古潭嘉定甲申潼川北礪居簡記

惠寂院觀音記

補之猥以疎庸蒙恩假守到郡之初時適閔雨旣視事

德薄不能召和遍祈靡應於是恭請惠寂行道觀音致
禱焉未及城而雨至優渥霑足農不失時他郡雖接壤
亦不及非大士之力而誰歸行殿闕典創而新之以嚴
將迎香火之所涓日奉安已訖厥事雖然祈而必報人
事固不敢不盡若智慧無邊豈一物所能報哉因命祥
符主僧師源恭寫瑞相刊諸樂石以廣其傳不特以祈
豐年且將記圓道感格之速以堅後來之信或謂大士
與上天竺靈感聖像同出而異體故雨暘之應若出一

軌斯言必有自来故併書之使一方知所歸嚮云慶元
丁巳閏月望日朝奉大夫知嘉興軍府事澶圃王補之
書

三塔白龍潭記

漕渠出通越門直西三里斗折以北面其曲為今景德
寺前有三塔枕其流流之深倍左右四尺龍之所宅也
寺有伽藍祠號順德龍王蓋嘗有封爵莫考其所以始
舊俗云風檣雨櫂淪溺不測往來者謂險跡江湖間乃

相與礪石韞舍利建浮圖鼎足鎮之所謂三塔者也塔
初成晁光夜明險害乃已豈其依佛慧力易暴以仁如
華嚴經所言遂以福德有此珠宮貝闕耶圖經亦不載
始末元豐己未歲有張君勝者作三塔白龍潭詩其序
云爾或云近歲有艤舟河上夜半風雨晦明遷之數十
步擢夫幾殆然皆以此非深山大澤且不考知其故意
故易之淳熙元年夏五月潭之所大雨雹殆陽不克也
克必過過則為旱已而不雨至於秋七月孕者待雨秀

發英者待雨堅好有旨禱羣望最後築壇刑白鵝坎血以祠蘊隆如故郡刺史毗陵張公元成顧曰將何以拯民憂時習曰歲旱取虎顱骨納之有龍湫潭中可以致雨法用長綆繫之雨足即出之先大夫嘗行之京口雨旋至請加之於三塔之潭公曰諾獻議者疑之夫事既亟矣知之而不能行欲行之而不勇不誠謂吾民何於是綿蕪如法已未公從僚吏出禱小雨隨之越三日丁酉禱畢蜿蜒雲端不終朝大雨翼日又雨雹繞佛廬震

而人覩覩然如在其左右不涸不流不萎不蘇歲以大
熟邦人大喜嗟夫十日不雨則饑五日不雨則饑今饑
饑不作盜賊俱無人以為是故然孰知龍之自乃即廟
貌寵新之命車命服始追用王儀丕宣厥靈客有過之
者為時習言川澤之物莫智於龍上古之世有以龍名
官者官脩其事則禱雨其艱哉厥後不能紀遠乃紀於
近近而民事為民師者今或日所不給又烏暇議龍之
智矧曰天地陰陽之事其言似有旨故併書之十月九

日通直郎知秀州嘉興縣事毗陵李時習記

唐中宗皇帝御製華嚴宗主賢首國師真讚

宿植明因

專求正真

庵園晦迹

蓮界分身

闡揚釋教

拯濟迷津

常流一雨

恒淨六塵

辯圓方開

言泉廣濬

護持忍辱

勤脩精進

講集天華

祥符地震

運斯法力

殄茲魔陣

爰標十觀

用契四禪

普斷煩惱

遐祛蓋纏

心源鑒徹

法鏡激懸

慧筏周運

慈燈永傳

名簡紫宸

聲流紺域

梵衆綱紀

僧徒楷則

鎮洽四生

曾無懈怠

播美三千

傳芳百億

唐文宗皇帝御製華嚴疏主清涼國師真讚

朕觀法界

廣闡無垠

應緣成事

允用虛根

清涼國師

體象元門

奄有法器

我祖聿尊

教融海嶽

恩廓乾坤

百新二疏

拔濯幽昏

間氣斯來

拱承佛日

四海光凝

九州慶溢

敞金僊門

奪古賢席

大手名曹

橫經請益

仍師巨休

保余遐歷

爰撻穎毫

式揚茂實

真空罔盡

機就而駕

白月虛秋

清風適夏

妙有不遷

緣息元化

邈爾聖儀

煥乎精舍

易庵寂照講師推公塔記

并銘

師諱清雅字少南園回之法嗣可堂之裔孫也姑蘇常熟人家業儒應其姓祝髮於崑山之慧聚夏臘五十九世齡七十五嘉定甲申三月二十六日澡沐更衣跣趺坐偈而寂茶毗舍利璀璨其徒啓東奉師遺事願銘塔石師妙圓頓宗了第一義五鎮叢席所至一新秀之東塔廣福杭之南山慧因起廢興衰殆若遊戲故今分其

骨於兩山者旌厥德也嘉定癸未茂陵兩召便殿問法
講華嚴經賜號易菴寂照講師并書華嚴經閣四字以
賜之賢首一宗多盛西北奏以崇先光福普明開元四
刹悉肄教額聖恩俞允光被泉石宗風大振至今賴焉
丞相衛王史公參政忠簡先公皆一時朝貴咸樂敬鄉
知省鄭公尤與師契合一見相得如平生歡中外歸依
佛法增重師色厲而仁行峻而周見處明白宗說演暢
平居簡素紙衾布褐裕如也素專淨業嘗效廬遠歲建

蓮社講下常千人五十年間景從日廣度緇白以萬計
口授心傳者何啻十百燈燈無盡盡未來際拯迷導昏
難可度已嗚呼休哉銘之曰

皎心月兮圓明印香水兮澄淨月不降兮水不升湛流
光兮應羣情竟化事兮遐征析金鎖兮闍靈紀琬琰兮
德之馨綿浩劫兮垂典型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三

元 徐碩 撰

碑碣

海鹽縣

縣學記

夫子之道孟子稱之曰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後之碑夫子廟者雖引天地日月山川鬼神為之比考其至未有

出于孟子是知聖人之門難乎其言也才非命代宜不復為姑記其事海鹽秀之屬邑于吳為東鄙地平下積洿而不注其俗少識者自李唐至于聖宋無登科從政者先有夫子廟屬正朔不流藩臣稱霸以儒為戲厥制遂亡國家富有寰區勃興文教太平興國中主簿石知一權縣事始立之知一明經入仕任意卑而不度景德二年京兆翁緯以試校書郎領邑視事三日謁先聖于縣東壞屋兩楹蓋圯像而已即日召民吏可教者喻之

曰若所以有親親之義長幼之節褒衣束帶生養死葬異于禽獸者夫子之教也今日廟貌不支祭祀幾廢若完居而聚食雖曰無罪吾必謂之罪矣遽命新之既而以歲飢乃止明年水潦害稼又明年秋九月嘉穀告登始有成議以舊廟逼民田不得大其制縣南隙地形勢夾壇四隅相望若有所待者乃表基之于是揚言曰財羨于屋歸予于瓦木力餘于農輸予以土功縣尉張用丕實同斯役既唱而和無翼之聲不日而四達憧憧還

還川流市合畚鍤斧斤晨趨夕奔工不誠而自勤物無
脛而來臻經之營之越月而告畢廣殿雲聳袤軒翼迴
敞修廡而傍引呀重門而前達繚垣屏周巨壑環護初
廟南窪下就出土以備用穴之及泉因成方池

闕

中出池之陽作移風亭以臨之皆授制于工者廣袤有
度高下相輝正殿被袞之右偏亞聖在焉閔損以降九
人左右行列其餘六十二人繪諸屋壁自炎漢而下巨
儒碩生別序餘堵六代禮樂周旋廊廡崇巖秘邃雖無

取于天下與夫江左之邑亦可謂之稀矣矧冠蓋赫奕
器服輝映窺其牆望其門者不威而可畏不約而自恭
是使海隅之民識吾儒之大將思其道而奉其教鄒魯
之風可期一變也夫民無自化在有位以化之非其人
弗克有其教故廟亡僅二百年卒屬于我蓋張吾道集
能事世之所難乎後之莅縣者設不以訓民成俗為意
目茲壯麗亦將知其難而奉之潔戶牖易蠹朽區區忽
怠于其間則能吏也如其不可我亦無媿時大中祥符

改元之二月二十九日試校書郎知縣翁緯記

修學記

夫子有廟廟有學所以奉春秋祭祀而教民以道藝其
規摹制度講求明備漢唐以來未有如我宋者也故自
京師達于郡縣莫不飾祠宇聚生徒命官擇師以廣教
育洋洋乎絃誦之聲際天接地可謂盛矣今上即位紀
休揚烈聖才睿斷新民耳目萬幾之暇玩心經史觀古
治亂蓋將激勸羣下終始典學同底于善真聖帝明王

之操術也為守令者不宜有以述上德廣教化而稱其
職乎海鹽縣隸嘉禾郡生衆萬計濱海而居魚鹽之利
僅以自給士其業者纔數人而已昔之為令若參知政
事魯公宗道而下其修舉職業間有人焉然廣學訓民
之意猶闕如也非諸公之意不及于此蓋歲多饑饉民
力凋瘵拊循拯救日猶不足奚暇治庠序哉雖然後之
繼者或處可為之時而因恬不慮退讓未遑非所以述
上德廣風化也去年夏四月予始官於此僚佐相與語

曰夫富而後教古之道也茲邑地勢高而瘠土衆若歲差早則禾盡槁而人食貧矣能備其患然後可以議教於是周眡四境凡可以瀦水溉田處悉鳩衆力以浚之既而境內豐穰民用給足皆遷思回慮靡然有鄉善之心一日邑之父老造庭而言曰宣聖舊祠壞久弗葺願易其地增置學校誨我子弟庶幾有立凡一材一物之費悉自營辦予從其請乃得勝壤於縣之東南隅冬十有二月經始明年夏五月訖工廟像尊嚴學舍閎邃講

有堂齋有次賓位小學列于西偏饌爨泮沐處之東廡
祀物什具罔不完備將以延先生碩儒傳道授業使學
者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而業廣道充可與俟朝家
之選用也予與邑僚暨諸生既落成咸丐予文以識歲
月因為之記時嘉祐八年季冬二十有七日朝奉郎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縣事兼管勾鹽場騎都尉賜緋魚袋
褚堙記

重修學記

海鹽為邑在州境東南百里而近地形高仰潮汐之至不甚猛悍非有山谷隄防之阻也而人居以安其土黃壤其井泉甘魚鹽之利既薄又溝澮之水不可瀦蓄故民皆服田力穡利于早熟市廛編戶往往家給人足喜教其子弟以詩書士大夫之裔亦各世守其業地既斗絕一隅舟楫人跡罕至無奇貨異產動其耳目故能安習而不遷先是境內民物凋敝學校未修初建廟以祀夫子歲久廟壞邑人願易其地乃更築祠宇稍廣東西

廡以處諸生而庠序之教寢興焉崇寧改元推三舍法於天下士皆繇縣升于州絃歌之聲洋洋盈耳根角奮張生徒墮業不習俎豆之事垂二十年矣聖主中興光濟大業文治煥然復修紹興癸亥春既建大學為首善之地廷人獻言欲郡縣士由鄉校以進明詔從之守令承流各舉其職惟邑之東舊學斯在瓦裂楠腐將就傾圯弗時即功士頗聚議知縣事左承議郎徐光實視事之初奉承詔旨靡敢遑暇鳩工度材親督其役經始于

夏五月至秋八月告畢然後堂殿門廡高明宏大職掌有舍肄業有齋土木之功赭堊之色圭潔崇麗煥然一新餼廩器用罔不備具明年春行鄉飲酒禮預者百餘人又訪求中朝畫本改飾先聖先師十哲及鄒國公像儀形克肖可瞻可仰與夫二三子侍側之容庶得如親見之丙寅春上丁行釋奠禮籩豆靜嘉盥薦嚴謹已事諸生願有紀述以貽永久竊謂海隅小邦光被盛化得賢令宰夙夜究心修舉舊典可謂善矣故為之書紹興

十六年二月十日左朝奉郎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平原縣開國伯李正民記

新修學記

秀州海鹽既修縣學掌學官四員職事十員齋主三十
員合辭遣介走二千里以來索文具言本末而知縣事
李侯之功有不可不記諤思已酉夏備數朝籍客有從
彼至者已言留侯意于茲況今歲又三易蓋侯初來為
丞嘆學之敝而縣有不暇丞欲自任其勞未幾諸司以

才推擇得旨徑綰銅章於是經營不愆于素況侯之祖
紹興甲子寓居於此邑力贊邑宰奉議徐公光實修之
于前且為之記與齋銘矣侯竟述初志夫州縣有學非
他也為治以教化任守令學所以與多士為求仁之地
也有生之初仁固惟所有也失其固者有因也衆之人
不知有以求之政之人不知有以因其求而導之仁則晦
也于是聰明睿智之君倡于上而下自應州縣之學所
由以建或者怠乎是非怠乎學也怠乎仁也今斯邑也

辟雍首善近在咫尺教化當易以舉乃有李侯為之鼎
新乎求仁之地俾園冠方屨得以藏修乎其中即是以
求堯舜禹湯文武為政之傳稷契伊尹周召為仁之佐
孔孟為仁之言六經為仁之書五典五教為仁之方家
而國國而天下為仁之序俾居乎學者日之所見升降
揖遜無非仁焉弦歌管籥無非仁焉簠簋尊罍無非仁
焉殿堂門廡無非仁焉如充棟宇如汗馬牛如參于前
如倚于衡朝夕寒暑仁必在是顛沛造次仁必在是上

之以仁而可以致君下之以仁而可以澤民窮而以仁
可以善其身達而以仁可以兼善乎率土之濱仁之妙
用可以塞乎天地之間而不可名經曰為仁由己又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智者論之求之于學其獲則易故學
之為效明禮樂移風俗召和氣而致太平有不難者若
乃雕鏤乎文字癯瘠乎誦習競爭乎末節緣飾乎虛名
是又學之淺者君子之所畧焉且侯資仁而心仁心仁
而術仁仁于堂而風佳仁于野而春如因乃祖之權輿

即是而本之仁其祖矣所以謂學為求仁之地而孜孜焉竟底其成凡學之文物無一不備以為未也復建小學發其仁之端侯意若曰屋有限員有數必整整焉所以領袖百里之內耳目習慣父教其子兄語其弟長老訓其後生循循然惟仁之歸侯之意豈不廣哉若乃侯自捐俸金民不告勞廉而有法政之善也不可併書侯名直養世家維揚官從事郎乃祖則任左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平原縣開國伯諱正民今學經始于紹

興元年冬明年三月即工六月告成三年四月壬寅朔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清江
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謝諤記并書

小學記

三代之學莫盛于周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
禮幼童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
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後知朝廷君臣
之禮嗚呼古之人所以教人者善矣後世小學僅見于

辟雍今郡邑非惟不存其實併與其名失之矣海鹽為秀支邑維揚李君下車期年既修治學宮羅致一邑之士而教之一日顧謂諸生曰小學之設所以因其良心而訓迪之今獨無有宜其習俗日薄此無它喪失其良心也諸生奉教曰善迺擇教諭朱沆主之其始進也或通經或詩賦選者而公師嚴而尊於是里巷之間弦誦之聲相接無智與愚皆以子弟入學為美事李君可謂善教人矣小學之興自李君始槩濫吹主學實與李君

相與維持之因撫其閭端之意刊之石君名直養以佐
邑最還為令宜茲舉也賢而法哉紹興四年六月修職
郎監秀州海鹽縣砂腰催煎揚施棐記

縣學講堂齋銘

李正民

仁為道遠

行莫能至

究其本原

在孝與弟

孝弟之性

誠矣無偽

擴而充之

為仁甚易

右務本堂

里有仁焉

擇之而處

顛沛造次

不離其所

逢因麻直

絲以染遷

漸磨而化

物我皆然

右處仁齋

質直無邪

所存在義

行而宜之

勿放於利

無適無莫

匪驕匪吝

推之邦家

其達可信

右好義齋

湛然一性

中有覺知

感物而動

私欲害之

約之以禮

勿順乎非

不遠而復

顏氏庶幾

右復禮齋

仲尼之聖

顏子之賢

好學不厭

智斯在焉

勉強師之

其德日起

知之而好

斯近智矣

右近智齋

法喜寺政十方記

西竺之教流於震旦其來尚矣摩騰法蘭傳其經曇摩迦羅演其律羅什而降翻譯滋多然後半滿之字華竺之言溢于簡冊儲于寶藏縑褐之流誦其文講其義可謂萬善之源府總持之林苑也然善現談無得之宗毗邪明不二之旨于一法中闡無量義學者能因教以明心者鮮焉機緣已熟達摩西來直指心源不立文字離名相之端絕能為之迹此教外別傳之要典也爰自少

室曹溪以來多寓律寺雖居別院然于說法住持未有
制度至百丈山大智禪師慨然嘆曰吾之祖道欲誕布
元化豈當與阿笈摩為隨行邪乃創制規式別立禪居
賓主問訓激揚宗要由是名山勝地列刹相望建方外
之叢林萃苾芻之游處歷時滋久其流益盛矣聖朝襲
前代舊章為佛法外護廣設度門崇信般若凡大迦藍
闢律為禪者多矣且著令云應甲乙寺宇其待衆有罪
聽改作十方住持所以澄汰冗流肅清海衆者也紹興

九年春秀州海鹽縣始以法喜舊寺革為禪林掃螻蟻之封疆蕩狐兔之窟穴剖剔藩籬徹除鄙屋開戶牖正堂與變昏暗以為虛明廓狹隘以為廣大三門洞啟于前正殿磅礴其後凡僧堂丈室鐘樓經藏庫厨舍寮為屋一百五十楹皆因其故而鼎新之人不知斧斤之勞戶不聞版築之聲恍如神施鬼設徒見其變化之速如此金剛為地衆寶嚴飾前日所有荆棘瓦礫坑坎之舊迹忽然不見觀者駭愕莫不合掌讚嘆曰嗚呼善哉昔

未曾有也堂頭和尚懷培深明實相善說法要不慕虛
名晦迹藏用昔於此地曾種善根杖錫而來為第一代
凝神宴坐四衆歸仰于是襲方袍曳革屣者雲集于斯
信參學之道場矣寺之建立久不可考自梁及唐題榜
屢易聖朝祥符中始錫令名增崇像設代不乏人且載
十舊碑今特紀其改革之始尚俾來者有攷云紹興十
四年二月一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
太平觀平原縣開國伯李正民記

資聖寺佛殿記

昔佛在舍衛國演說正法誨導羣生時有給孤獨長者為求祇陀園林欲營精舍請佛居之祇陀未之許也長者乃顧左右輦取庫金側布于地祇陀驚喜即以奉施然後精舍立焉按毗奈耶律云西域佛堂曰捷陀俱脂此云香室未有堂殿之稱也然佛之闡化或居天上或在人間四衆歸依人天畢集有稱普光明殿者有稱善法堂者蓋神道變化梵譯所傳豈名象可得而擬議哉

逮夫像教流通入于震旦白馬名于漢建初起于吳歷
代相承益修齋戒緇流雲集列刹相望殿宇之制極于
尊崇厭以鴟尾塗以丹雘巍巍乎王者之居無以加矣
惟時斥鹵之地乃海鹽縣治所資聖寺當邑之中晉右
將軍戴咸施宅為之歷年滋久興廢不常皇明承平垂
二百年其徒日加營繕凡所以為浮屠壯觀者靡不備
具建炎乙酉兵革之難及于海隅屋數百楹一夕煨燼
越三載有比丘茂實可舒請于其師履常曰是大迦藍

乃古道場異時過門者莫不瞻禮今為瓦礫荆棘之區
寧能弗恤邪常曰吾慮之久矣顧衰老不能舉事汝等
其勉之于是二比丘奔走四方徧求檀越道路傾心咸
思喜捨迺以紹興乙卯秋八月丁未初建大殿軒昂前
敞基陛隆峻又闢齋堂于其後為屋合五十有四楹命
東都孟道一造釋迦世尊一會七像於殿普門大士于
堂自牖謀七年而殿成又七年而像設備凡為錢三千
一百萬有奇由一金一縷之施積累以成其視向之祇

園精舍功興齊而力實倍之于是儀相端嚴棟宇宏麗
金碧輝映觀者肅然皆嘆其落成之速而莫知經營之
勞歲月之久也若夫妙證三身圓成四智水中應物形
而現所謂具足諸相不可以見如來也然優陁延王初
以旃檀刻佛形像佛告之曰汝今於佛法中創為軌則
未來世中有信之人皆因王故而獲利益故如來滅後
後五百歲于娑婆世界現千億身存在在處處建阿蘭若
自非教通幽顯道濟生死為苦海之舟航揭昏衢之日

月則何以人人悅而歸嚮之哉佛之為教如此其徒
又多材智強敏之士咸能勤苦服役忍辱謙下執心堅
固不可回奪宜乎所求必獲所為必成矣是殿之建始
終効力者惟實及舒協心緣化者知白道成法澄師肇
善休傾巾鉢而助成之者履常也今觀茲寺故迹毀廢
者尚多使其至誠不息遲之以久則復還舊觀因緣果
滿歟忽變現若化成然何難之有予方僑寓于是邦庶
幾及見之紹興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朔左朝奉大夫充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平原縣開國伯李正民
記

淨業院結界記

深山大澤草木之所依附而魚龍之所泳游蓋天地既
付物以生而動植之所安息在是也若夫毒龍猛獸妖
蛇怪蜃雜處其中則山或童而不得茂淵或涸而不得
深美玉明珠含泳于其間則光明精粹之氣充溢輝散
然後山淵之物得完其生而草木之瑞魚龍之靈俱昭

則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者矣佛法之在世何以異此如來大慈建立三寶欲使其法久住于世在人以持戒為入道之始在處以結界為證道之基建大伽藍安立比丘念十方方法界夫土石瓦礫之所成就不有妙法禁結其地則衆魔外道得以乘間而肆毒故重解重結即穢而淨寓其法於四隅而隱妙相於秘密之中夫惟法之所照非特珠之光明輝散也界之所立非特玉之精粹充溢也而魔黨破漬非特猛毒妖怪之奔伏

逃竄也比丘處其間苟能精進明悟行道不懈當有神
物念念護持然而不能成就聖果者抑未之見秀州海
鹽淨業院久為僧坊而界相不具元照律師從衆請以
東持法事儀範既圓屬余為之記于是書以告諸學者
云元祐元年五月甲子通直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葛
繁記

題維摩像

昔有僧至龍潭問云久嚮龍潭及到龍潭也無龍也不

見潭云却是子親到來余寓海鹽聞金粟之名久矣暇日陪二公泛扁舟由支流斷港而至乃見此寺在山林間松桂蕭森金碧輝映真伽藍勝處也周行殿堂欲見如來推求尋覓了不可得退坐丈室冥心息慮瞬息之頃維摩現前復見師子之座乘空而來香積之飯應念即至心生歡喜頓還舊觀因問老人曰如來即已見了未審此處金粟之名何自而得答曰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三世諸佛皆以假立名字引導衆生只據土

俗所傳乃金玉山也玉與栗聲相近語轉而然余因念
大隱堂中曾命畫師作淨名像不若將錯請此居士來
主此山中使游觀者瞻仰禮拜發恭敬心一念回光則
可入不二法門矣毗邪城中何遠之有宮使顯學中丞
常公提宮太丞陸公偕游時紹興壬戌十月望日也大
隱居士李正民題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四至

八

詳校官編修_臣曹振鏞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高中

騰錄監生

_臣周學淮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四

元 徐碩 撰

顯濟廟記

秀州海鹽縣乍浦之陳山有靈湫居山之半水旱不涸
不溢山椒有大石盤陀歲三月十有八日吳之陽山反
此多雲霧晦冥雷雨之變俗傳白為龍君以是日生於
陽山而歸靈其母子於焉立廟祠事甚嚴州邑旱潦致

禱先必置酒石鼎新像設且列四神象于後以表四龍
子之異迺四月龍見于龍母殿自空而下其大如柱光
采奪目觀者震悸不敢仰視五月殿僧夢神人告將迎
龍淮上有日計海邑之雨可支兩旬爾自是開霽復雨
之日果再旬也又明年三月直養遣工繪龍于壁至則
壁尚濕不可為也念且歸其夕夢金冠白衣神人曰令
俾爾畫龍龍實難畫工曰畫非難壁濕耳應曰乾矣東
作行雨自西而歸仍有珠乃成龍更語而令它日謁雨

當誦華嚴袖出經一卷顧其後四神人云此亦而令所致也工起視壁果已乾如戒而龍成有蜿蜒正白復見神座睨視壁間久之躍而入花壺四月郡守趙不迹以梅雨愆期親作文以禱其應立至六月直養請于郡徙興福院剏廟之右以廣僧居而嚴香火直養狀如此以屬楚國龔頤正紀于麗牲之石夫龍之為神變化無方與天為徒孰能測識上古之世為人參擾有道之時游其宮治迨其後來雖渺焉弗覩而乘雲御氣開闔化樞

呼吸風雷主持暘雨司民大命克配君德有不可誣者
今茲龍君之神應暴著一時聳動觀聽春祈秋報斯民
是怙閱千萬禩宜無厭數頤正不敢沒其實姑櫟括比
次如左而系之以迎享送神之詞云

海波奔淪兮海山龍從其下潜通兮君之宮時思其母
兮來春容菖葉生兮杏帶融君之來兮雷隆隆雨我田
兮秧芄芃我之懷兮無初終君稅駕兮光采嶙峋鼓鐘
廟享兮列鼎重茵君之宮兮屯雲蕙肴蒸兮紛紛我黍

我稔兮抑亦薦其萍芹君明其衷兮無吐芳新吹洞簫
兮望極浦君之歸兮雲在下十風兮五雨佑我海邦兮
汙萊斥鹵君之不來兮使我心苦千秋萬歲兮為民所
怙

嶽廟記

五嶽各于其方配天作鎮靈粹所宅亦各有攸司或主
人民死生罪福之事或主鬼神山川水土鳥獸草木之
類是于覆載之間為最隆最巨者也然自古帝王告成

受代升中紀德之盛必于泰山而四海之民朝獻祈禱
皆不遠萬里不能至者各隨所處建立行宮以為請命
之地豈非神靈顯赫威德盛大為生民宰制尤可畏而
仰哉章聖皇帝東封申嚴帝號以彰洪德允答元功順
天休命典冊具存是于今日尤為尊崇非諸祠廟所得
擬議也或者嘗謂行宮散處遐僻而有禱輒應如在其
上如在左右其理安在蓋不知人之精爽沒為貴神則
所謂聖而不可知者未始或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近

在俛仰之間遠周四海之外猶風行于空招之則來而
風實無體猶日麗于天有照則現而日不來比陽燧取
火方諸取水從容掌握之間引類太清之上患心之不
精誠之不至爾況以天孫之貴方嶽之尊風馬雲車倏
忽萬里杳冥之際盱鑾斯右又何疑之有哉昔人有言
心即神明發意動念猶如影響固其理也海鹽陋在一
隅其民謹信而淳樂善而畏神前此歲有朝獻之社間
以憚遠莫能至者熙寧中邑人相率始築茲廟殆今三

十餘載迺克有成自三門兩廡前後大殿聖母眷屬凡
為殿五官曹司典侍從監衛塑像儀物莫不畢備是為
一方尊事瞻嚮植福依歸之境俾善人是賴而愚者不
敢為非實非小補又春秋祭獻咸以佛事薦羞惟素茹
不宰牲牢而神亦安之豈非所享在誠而不在物耶故
首讚神德備論饗答之理以信斯民于不疑之地千秋
萬年無敢怠忘是不可以無紀也時大觀四年七月日
奉議郎權通判杭州軍州管勾學事陸周記

修嶽廟記

海鹽去岱宗道阻且長里且千計而有嶽帝行祠蓋經始于熙寧中至大觀四年迺克成將歷百年瓦腐桷圯至于上雨旁風寢無所蓋障尸之者假修崇為私計簿有獲而未嘗畧支傾填漏邑大夫李君為政纔一年又三數月即裒衆力葺之殿鉅細有五其一妥聖母者圯甚而重創其諸殿廊廡之屬藩拔級夷棟楹梁桷丹碧黯昧或蠹或折貌像多剝一旦晦于塵垢者莫不赫然

一新自昔何其難而今何其易耶蓋神以民為主欲致力于神必成民以先之可也不然雖薦饗亦吐之矧土木之功極勞費神豈樂其若是而相其成也哉李君自丞遷令使家及州家券外征求悉若子產爭承力丐裁減而寬之夏秋稅租前政雖有心于仁民者亦迫于版賦預借于民以紓目前未及省限里長已深苦催科之虐困于捶楚糟丘鬻膠纔上棧即強諸胥分勒抱諸輸司錢終歲需索乾沒強半徒費鞭撻此等積弊甚于膏

盲之疾不可救藥乃一切剗去以召和致祥于是雨暘
應祈蔭蔭麥稻歲游豐稔成斯民若是而後致力于神
洋洋然如在其上者安得不樂歆其薦饗方其啟揭虔
妥靈之心入其祠致植僵興仆之力即若有以相之茲
其所以易歟一邦士民有不靳其資力助葺是宮者豈
皆澹然無欲薦享于神之心覲幸饗答迹其祈禳之願
若待豚蹄盃酒祝穰穰滿家者耶夫山嶽淵海之神古
惟天子望而祭之諸侯則祭在其境者齊人將有事於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不敢遽也如此季氏旅於泰山
宣聖責冉有弗救而有誰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不可
僭也又如此今士民欲事乎嶽帝而協力葺其來假來
享之宮若有相之者知由乎令君成民之政有以動之
可也或各自謂吾足以享之欲神之格思豈不難哉世
之為不善者薄有薦于神往往不惟覲幸其罪即渙若
冰釋抑又過望乎神降之福殊不知聰明正直之神執
福善禍淫之權公而行之無毫釐私而不可奪移凡不

應庇貺者雖豐潔其棗盛肥腴其牲牲者雖多其酒醴
加之以玉帛三日齋七日戒以祭之猶不可覩其畧安
風馬之下況希其轉禍為福乎如欲禍之轉移遷善可
也詩不云乎自求多福李君以所葺既新美屬予為記
予辭不獲命乃併欲士民共知之者書之李君名直養
其先維揚人大父侍郎紹興間嘗寓居此邑後徙於苕
雪紹興三年五月既望從政郎新知州軍事推官張祿記
并書

金山順濟廟英烈錢侯碑文

夫聰明正直謂曰神靈膺國褒封饗世血食歷祀不泯
主福主災赫然炳靈人恒斯畏豈偶然哉克孝克忠為
國犯難生昭直節歿助陰靈者也英烈錢侯所以身陪
正祠封受顯號其以斯乎紀石傳芳示垂奕世請從具
載寧厭纖委西浙諸州永興最為邊海華亭縣小金山
者又在郡東插脚滄溟峻岸截起驚濤四浮吳國備史
載漢博陸侯霍公附小黃門謂吳主曰國之疆土東齧

海濤齧蝕侵尋臣漢舊輔今當為神駐小金山為禦海
斥使不衝蕩全護國封當為建祠于彼金山示所旌顯
自時厥後封祀不絕今為忠烈王順濟廟焉維英烈侯
家閨氏錢行位居七航海而商舶帆經從入廟致禮儼
觀威爽雪浪東來一山若峙巖巖殿宇卓冠山椒地勢
神靈軒赫斯稱又諗王忠存漢社稷歆生敬慕若曰浮
沈罔利膠轕迷塗汨渙塵中何終底止沒事忠臣愈浪
生死猛念倏發幽明同符王立廡間叉手瞻視不歆不

倚宵然化歸異哉于是驚怪顯迹為廟部臣老宿祖傳
幾百年矣季夏之月廿一日維侯生辰沿海祭祠在在
加謹廣陳馨香金山祠祀尤嚴常歲是日鹽商海估寨
伍亭下社鼓喧迎香花羅供然前無位號未應國經伏
隊弓刀遙稱太尉殆几野廟殊闕聲猷屬青齊向化之
年敵人雖弱猶競東鄙興師侯能助順虛無之際神證
困彰霧消雲飛陰兵千萬排空而下旌旗著號華亭錢
太尉才識昭明逮及交鋒敵勢披靡風驅電掃冥助維

多主兵上之公朝訪尋允合爰加封勅謚以英烈庸奮
靈麻端笏垂紳縈被章服從飾仗衛一變魚雅孟堅母
弟孟淳今嗣秀安僖王曾元孫曩居里日常謂余曰英
烈侯神靈國勲如是其偉兄志于文盍為紀述其永聲
聞當備樂石以奉刻詞茲以書來石既就礱紀弗可後
乙巳上春甲子熏篆滌毫寓誠歷叙因作言曰夫所謂
聰明正直謂神者豈誣哉忠烈王功成漢祀雖世祿不
嗣于當時而廟食乃存于異代蓋忠誠勲迹迄莫泯亡

英烈侯初焉非衣縫掖道先王者一念向正即隸明祠
惟王與侯盱眙相應如斯至者心公忠耳故侯卒能效
順佐邦殄夷敵使侯居廟堂而職臣事殺身成仁夫豈
難能切鄙夫身縻好爵徒事齷齪當言不斷口若置箱
鼠計自營盼視同列苟利飲啄縮縮循牆鬼蜮斯靡何
有何無若拜侯祠有泚其顙孟堅疇昔之夕囑記嶽神
節仗旋歸續紛肅截壁月當午蕭次喊空文繡兒郎粉
黛優人畫燭椽列夾道東行敬拜奉安一無醉懈顧而

問曰此嬰曰社稷臣也心實歆焉曰有親在無代言曰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丈夫大節雖死猶生睢陽之忠常
山之操平原叱希烈太尉擊朱泚讀史凜凜恨九原之
不作也侯之為神其以是夫因述侯事邈頌王忠夙心
忠鯁不覺宣露為之銘曰

正直為神

維忠維孝

國有常經

祀典崇報

博陸在漢

擁昭立宣

雖曰世祿

不我以延

逮及異朝

血食廟祀

為禦提封

叱悍潮水

毋使侵鬻

虧厥疆理

至於今世

靈畏若存

英烈錢侯

起身七閩

浮舶而商

致禮英靈

惟公與直

志合心傾

一誠默孚

旋隸部下

拱立廟廡

杳然冥化

東海之濱

奉祀畢虔

位號封崇

若有待然

南風不競

東鄙興師

維侯助順

若響之隨

神兵千萬

陰雲擁之

敵勢旋靡

電掃風披

昭靈顯功

褒號英烈

服爵儀位

一變綿蕞

我為銘石

匪事夸雄

寓勸若人

知孝而忠

為食君祿

當勇於事

事依違者

將焉用彼

致忠於君

奮不顧身

身死不死

其名永存

史傳紀錄

廟食薦馨

吁嗟鬼域

狗苟蠅營

彞齋趙孟堅記

魯浦亭記

昔史起決漳以溉遂富河內之民鄭莊引渭而漕益肥
關中之地故仁人之言也其利溥循吏之愛也其思深
來譽焯于無窮豐功流于可久慮事終始豈徒然哉茂
苑之東偏禾興之近鄙邑居之盛海鹽在焉先是地非
五達之郊物殊一都之會林鹽攸產聚庸實繁城郭雖
存居人無幾境确之田弗藝富庶之教未孚民將疇依

時思俾乂景德初今參政扶風魯公來蒞是邦實綰銅
章公琰社稷之器誠謂屈材子游弦歌之聲此焉靜洽
一日詢耆舊之說采溝洫之制得白塔古港于縣之東
南隅曾砂堙積灌叢紛錯剪為鼉鼫之逕寢沮朝夕之
池修利闕如因循孔甚公擱然奮發濬復是圖相其方
而有初諭其衆而胥悅先庚之令既下獻力之徒至集
量期令役書以授帥曾未越月洪波乃道自海口達邑
中凡十有八里而遠其清可以流惡其潤可以蒙福疏

之可以道其氣渚之可以鍾其美浸灌之益嘉禾惡種
無不猥大也遵涉之利浩商善賈無不駢集也向之編
管把桿之陋販脂賣漿之微卒有廣廈之居間多阜財
之積環邑之內變為豐泰厥後二十年間公入奉論思
乃參袞政而負海之氓蒙賴其利蔽棠之野風謠如新
遂指其港謂之魯公浦焉天聖丙寅伍君佑由佐著局
為縣大夫且嘉其陸社之風愛澤陂之饒衍秉敏政之
暇鳩僦工之材作為新亭于浦之上因池而名識其事

也觀夫華棖鏤檻麗丹牖之奇茂林修竹蔚澄凝之趣
雖為造適之所實侑清幹之機將俾夫登豫章者想孺
子之風遊魯山者懷紫芝之化斯亦廩廩庶幾仁智之
用心矣落成之始監郡集僊李君縣貽書狀實白文刊
紀勤請之辱叙讓弗遑聊撫梗槩以附于民謠之末時
天聖六年正月日朝奉郎宋秘書丞騎都尉黃鑑撰

叢冢

吾邑東薄鉅海每當濤風暴怒多有溺者之屍乘潮而

上潮退暴露沙際須臾大烏啄齧以盡遺骸蕩析隨亦滅沒久矣余聞而哀之也昔歲六月人有以所見言縣尹者縣尹為之惻然曰噫人孰無死死而不幸至于是余職統一邑其獨忍聞此而不為之所可乎哉乃亟按官籍得縣治之東北三十六里曰蕩山置冢塋焉收瘞之浮屠氏師俊實顙董斯役遂因山勢高山夷為三級廣輪五畝周以垣牆深其竈穴俾安以固首以其事上屬部常平使者張公且請所為瘞埋之費期久行之不

以累縣計張公慨然從之帖縣之常平庫凡一屍給錢
千置歷以稽其付受其它報發文移號集里伍等事悉
據條令以行就命師俊專司之自經始建今未募年凡
瘞一百四十六人矣念無以告後來者不可屬余書而
刻之石嗟夫仁人君子之用心隨所寓而見顧今為邑
老往往困于牒訴之紛委且瘁心于斂積以應大府之
追湏為急務日力常不給其屬意于斯者幾何人哉然
則縣尹之賢於人遠矣縣尹姓李氏名直養字無害惟

揚人始為丞吾邑用當路薦特改命焉紹熙元年五月
既望奉議郎新知建康府江寧縣事陸竣記

秦佳山碑

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樹今破碎失字
不知何人作其可攷者有云

前覽灼灼後聖茂哉始皇乘天越授帝命業超上古殲
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將炎
均昊美冠顓黃通靈七伐敬構商堂縱聖凝神將紀百

幾菴藹餘輝飛聲萬祀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四